

◎ 台湾新派武侠小说精品大展

胡正群◎主编·周清霖◎策划

王者之剑

「剑圣」虞高武功盖世，积一生武学，著《剑经》一部藏于玄铁剑内，另有《剑经补遗》一篇刻石埋于「埋剑冢」。谁人只要得到这两部秘笈，便可修得天下无敌的武功，成为武林之王。武林中侠义派和邪恶派为争夺武学秘笈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易容



◎ 学林出版社

〔台湾〕易容

王者之



(沪)新登字113号

责任编辑：雷群明

封面设计：陶雪华

王者之剑

易容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120号

兵书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1.25 插页 6 字数 885,000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ISBN 7-80510-950-8/I·342

定价：30.00元(平)
47.00元(精)

目 录

一	华门文氏	1
二	趁火打劫	15
三	遍地荆棘	31
四	奇耻大辱	44
五	明珠暗投	57
六	寒潭怪叟	71
七	困兽之斗	84
八	孤星血泪	97
九	苦心孤诣	112
十	扑朔迷离	126
十一	风波乍起	142
十二	天公绝人	157
十三	似水柔情	174
十四	曹州风云	190
十五	风起云涌	206
十六	聚英酒楼	223

2 王者之剑

十七	一战扬名	239
十八	身价百倍	254
十九	妾也有情	272
二十	疑云重重	287
二一	战火初燃	302
二二	千里南征	320
二三	故旧情深	335
二四	奇案迷离	353
二五	好事难谐	369
二六	能人迭出	383
二七	蚩尤七解	399
二八	神秘佳人	417
二九	古怪老妇	432
三十	人间仙子	452
三一	坎离剑阵	465
三二	王剑归来	480
三三	石梁之战	495
三四	老姬争雄	510
三五	母子重逢	525
三六	古洞风云	543
三七	古洞一日	558
三八	山雨欲来	575
三九	血战通宵	592
四十	各运机谋	608
四一	兵马结集	624
四二	枕戈待旦	637

四三	存亡大计	650
四四	熔炉炼剑	664
四五	香消玉殒	677
四六	剑圣虞高	689
四七	一波三折	703
四八	建醮大会	717
四九	异军突起	730
五十	阵前祭灵	745
五一	远走高飞	758
五二	尔虞我诈	770
五三	金剑之秘	782
五四	六龙剑阵	795
五五	金剑初现	808
五六	一战而决	824
五七	武林新局	840
五八	王者一剑	854
五九	独展神威	869
六十	新婚燕尔	883
六一	魂兮归去	895
六二	洛阳一小	907
六三	我为君狂	920
六四	郎心非铁	932
六五	警讯频传	944
六六	卿也堪怜	958
六七	贤妻良母	970
六八	釜底抽薪	984

4 王者之剑

六九	佳人蒙尘	994
七十	王剑换美	1009
七一	河上争霸	1022
七二	好事多磨	1036
七三	恐吓诈骗	1049
七四	险渡难关	1064
七五	转战千里	1078
七六	边荒一魔	1092
七七	剑经问世	1107
七八	奉命救美	1120
七九	吉凶难卜	1133
八十	阴火炼魂	1146
八一	四皓来归	1160
八二	细说前因	1172
八三	旷古奇人	1185
八四	力任艰巨	1198
八五	纷入宝山	1210
八六	自求绝艺	1224
八七	火中取栗	1239
八八	江湖一统	1253
八九	九曲宫现	1268
九十	武林至尊	1284
〔附录〕 易容武侠小说出版年表		1299

六一 魂兮归去

阿不都勒忽然急声说道：“这一日一夜，我将这件事想了几百遍，那陌生和尚既不像九阴教的人，也不像白啸天，不像丙灵子，也不像二煞刑纣，任何人都不像，身材面貌不像，武功手法也不像。”

赵三姑道：“那么像谁？难道天上突然掉下一个和尚不成？”

阿不都勒急得面红耳赤，道：“我怎么知道？反正那和尚是中土人氏，绝不是西域人。”

华夫人蹙然道：“这中间有几点疑问：第一，那和尚掳去令师，目的何在？”

阿不都勒接口道：“当然是为了剑圣虞高的事。在世人想来，那金剑的秘密，《剑经》的所在，只有我师父一人知道。”

华夫人点头道：“你很聪明，依你讲来，那和尚行色匆忙，似乎不敢在店中久留。这一点必有缘故。”

阿不都勒抓耳搔腮道：“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

依夫人看，那和尚为何匆匆忙忙，慌慌张张的？”

华夫人沉吟道：“或许是怕人撞见，也许有人追在他的身后。不过这也仅是揣测之词，不足深信。”

华天虹道：“兄弟，你那两位师兄如今留在哪里？”

阿不都勒道：“在洛阳客店之内。”

华天虹道：“伤势怎样？可有性命之忧？”

阿不都勒摇头道：“伤势倒不很重，大师兄被那和尚施展‘铁膝盖’，撞伤了胯骨，二师兄挨了一‘霸王肘’，受的是内伤。”

华夫人蹙眉道：“这都是普通武学，那和尚能够以这种通俗武功，一举击伤都罕和铁摩泰，正是化腐朽为神奇，武功已臻化境，像白啸天和二煞刑纣那等造诣，还未达到这种地步。”

那都罕是向东来的大弟子，铁摩泰是二弟子，两人的武功，众人都曾见过，听了华夫人之言，都觉得甚为有理，一时之间，俱皆默然。

阿不都勒那双大眼之内，突然滚出两行热泪，眼望华天虹道：“华大哥，只有你能救我师父。”

华天虹轻轻拍着他的肩膀，毅然道：“兄弟别着急，无论如何，咱们总要救回向老前辈。”目光一转，朝母亲望去。

华夫人沉吟半晌，朝儿子道：“你向老前辈与咱们是患难之交，他对你的恩德非同小可，此事自无不管之理，但那和尚无名无姓，毫无线索可寻，人海茫茫，寻来实不容易……”

阿不都勒插口道：“总得寻找啊！师父四肢都残废了，那‘化血吼’是星宿派的武功，说定只借用一次，师父是不肯失信的人，而且用那功夫非常坏身子。”

华夫人嫣然一笑，朝华天虹道：“你即刻动身，先到洛阳，瞧瞧都罕和铁摩泰的伤势怎样，看有无线索可寻，然后自己衡量，如何搜索那和尚，搭救你向老前辈……”语音微顿，接着道：“此事茫无头绪，只有凭你的智慧和努力去干，不过救人救彻，既然着手，就不能半途而废，那怕十年八年，总以救着人为止。”

华天虹蹙然道：“娘呢？”

华夫人道：“咱们回落霞山庄，路过洛阳时，能会面就会上一面，否则就继续北上，你救着了向老前辈，将他送返西域，事了之后，再行归家。”

华天虹暗暗忖道：如此一来，那时间可真长了！

他是纯孝之人，母亲武功已失，身子又很虚弱，他自然放心不下，新婚未久，夫妻情意正浓，骤尔离别，也难免怅惘之感。

华夫人见他脸上露出留恋之色，顿时眉头一蹙，沉声道：“这是义不容辞之事，迟疑不得。”

华天虹心神一凛，仆身拜倒，道：“娘千万保重。”

华夫人将手一摆，道：“我知道啦！”

华天虹转面朝赵三姑拜了一拜，正欲嘱托几句，请她照顾自己的母亲，那赵三姑已是挥手道：“滚啦！男儿志在四方，难道你真想守着老婆过一辈子？”

华天虹俊面一红，挺身站起，秦晚凤匆匆包了几件衣衫，双手递过。

华夫人想到儿媳新婚，情爱正浓之际，于是吩咐秦晚凤，送华天虹和阿不都勒出门。

阿不都勒说了洛阳的居处，三人辞出房来，秦晚凤奔到

厨下，匆匆取了一包食物。

行出店门，华天虹接过食物，道：“娘身子不好，起居服药，你要倍加小心。”

秦晚凤双目噙泪，头点了一点，道：“包裹中有两锭银子……”两滴珠泪，顺腮滚下。

默然半晌，华天虹低声说道：“钻研药物，太费心神，你武功不要扔了，尤其吐纳导引，日日要做，不可停辍。”

秦晚凤温驯地点一点头，道：“你武功太高，名气又大，须防鬼蜮伎俩，饮食茶水，尤其要小心在意。”

阿不都勒心急赶路，忍不住插口道：“嫂嫂是解毒大王，谁敢班门弄斧，在华大哥面前弄鬼，这是不足挂虑。”

华天虹哑然失笑道：“你嫂嫂从师未久，所学不多，离解毒大王还远得很哩！”

那阿不都勒才只十六七岁，不解男女之情，华天虹夫妻话别，他虎视眈眈地守在一旁，华天虹和秦晚凤不便亲昵，互相叮嘱了几句，依依不舍地望了一忽，只好作别上路。

奔出西门，华天虹将那包食物打开，两人边跑边吃，狼吞虎咽，转眼吃得干干净净。

阿不都勒一摸肚皮，道：“嫂嫂真好，我长这么大，就没见过像嫂嫂这样好的人。”

华天虹微微一笑，道：“我替你留意着，几时遇上了，如果年纪相当，我就替你做媒。”

阿不都勒道：“要不救回师父，我是不讨老婆的。”

华天虹赞赏道：“对！咱们尽早救回向老前辈。”抓起他的手腕，展开轻功疾奔。

华天虹以前每日“跑毒”，练得脚程之快，无与伦比，服

用过灵芝仙草以后，轻功提纵之术，更是超迈当世，如今功力又精深了一层，论到脚程，武林之内，实无敌手。

阿不都勒被他提在手内，双足不沾地面，耳中呼呼风响，那劲风扑面，连眼睛也睁不开来，心中对华天虹佩服得五体投地。

路上歇了片刻，赶到晨间，已入洛阳城内，阿不都勒撒腿狂奔，将华天虹领到了客店。

此时客店刚刚开门，二人奔入店内，迎面撞上一个店小二，那店小二一见阿不都勒，顿时急声道：“小爷，您再不回来，小店可要吃人命官司了！”

阿不都勒惊道：“什么事？”

那店小二手指后堂，道：“小爷那两位同伴昨日午间出门，不知怎地被人杀死，尸体躺在城外，地保……”

阿不都勒先是一震，随即顿足大哭，旋风般地朝店后奔出。

华天虹急忙追上，奔入一间厢房，只见地上一床草席，席上躺着两具尸体，正是都罕与铁摩泰二人。

阿不都勒呼天抢地，嚎啕大哭，突然嘶声喊道：“华大哥！我要找师父，我要报仇！”

华天虹脸色铁青，切齿道：“为兄的负责找你师父，负责替你报仇。”蹲下身子，掀开那覆盖尸体的被单，检视尸体。

都罕和铁摩泰的遭遇完全相同，两人都是利刃贯胸，每人心胸间一道长约寸许，宽两三分的创口，血染重衫，时间过了一日一夜，那血渍早已凝固。

阿不都勒双眼血红，牙根格格乱挫，倏地抓住华天虹的膀臂，道：“华大哥，是谁杀的？是谁下的毒手？”

华天虹黯然道：“兄弟坚强一点，为兄的拚着性命不要，一定找出凶手，替你两位师兄报仇。”

阿不都勒呆了一呆，道：“是匕首刺的？”

华天虹点了点头，仔细检视两具尸体，除了胸间的创口，及那和尚留下的旧创外，再无旁的伤痕，心中暗暗忖道：两人伤口的部位完全相同，凶手若非制住二人从容下手，那就是个武功高强之人了。

阿不都勒牙根一咬，道：“华大哥，是那和尚干的？或是另外的人？”

华天虹暗暗叹息一声，忖道：这孩子将我奉若神明，仿佛我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唉！他如此信赖我，我若不能救回向老前辈，替他两个师兄报仇，岂不令他失望了。忖念中，歉然说道：“这伤处都是硬伤，无法据以判断凶手的武功门派，咱们假定凶手就是那个和尚，先设法找人，救回了向老前辈，再谈报仇之事。”

阿不都勒眼含痛泪，点了点头，道：“两位师兄的兵刃都不在身上。”

华天虹道：“你们那银剑非同凡品，想是被那凶手取去了。”

目光一抬，见那店小二立在门边，另外尚有十来个看热闹的人，挤在门外。

人群之内，有两个中年汉子，一见华天虹的目光移来，急忙朝人后躲去，阿不都勒一眼望见，顿时闪电般扑了过去，一手一个，抓住了两人的膀臂。

那两个中年汉子匆匆一闪，未曾躲开，臂上剧痛彻骨，齐齐“哎唷”一声。

阿不都勒十指一紧，厉声喝道：“快讲！你们是干什么的？”

那两个中年汉子痛得龇牙咧嘴，头上直冒大汗，眼睛望着华天虹，露出乞怜之色。

华天虹走了过去，道：“兄弟放手，待我问一问他们。”

阿不都勒朝那二人狠狠地瞪了一眼，松开了双手，那两个中年汉子手抚臂膀，眼望着华天虹，脸上已无人色。

华天虹浓眉一皱，道：“你们是哪一方的？”

那两个中年汉子齐声道：“小人等本是风云会的属下，如今风云会解散，小人……”

华天虹截口道：“你们躲躲藏藏，是否做了亏心的事？”

那二人急声分辩道：“小人们昨日夜间才到洛阳，绝未做过亏心事，华爷不信，可以查问店家。”

华天虹打量那二人一眼，道：“你们以前见过我？”

那二人连连摇头，左面那汉子急声道：“咱们从未见过华爷，只是听人谈过爷的身材相貌，爷腰间又挂着铁剑，所以一见就能认出。”

阿不都勒怒喝道：“你们躲躲闪闪，为了什么？”

那两人朝华天虹脸上一望，畏畏缩缩地道：“咱们只怕冲撞了华爷的虎威，所以……”

华天虹料那二人必是风云会下不关重要的人物，当下将手一挥，命二人离去，两个大汉如逢大赦，躬身一礼，匆匆溜去，其余看热闹的都是商贾之流，但却都似认出了华天虹是谁，每人脸上都露出恭敬之色。

要知此时的华天虹，如丽日中天，那名头之响亮，震动武林，喧腾民间，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几乎无有不知华天虹者，这也是因为“江湖三害”散布太广，荼毒民间

过于厉害，一旦覆灭，将华天虹烘托出来，变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

阿不都勒只道抓住了线索，哪知乃是不相干的事，不禁悲从中来，茫然道：“华大哥，咱们怎办？”

华天虹温言道：“兄弟别急，咱们先料理两位师兄的尸体，然后出动找人。”转脸问道：“哪一位是掌柜的？”

那掌柜的早在一旁，急急跨出一步，弯腰哈背道：“小人就是，爷有什么吩咐？”

华天虹摸出一锭银子，道：“有劳掌柜的，派人购买棺木，装殓咱们这两位同伴，选个安葬之地，银子不够，回头补上。”

那掌柜的急声道：“小人照办，银子不敢收！银子不敢收！”说着弯腰不迭，连连后退。

华天虹皱了皱眉，一望那店小二道：“小二哥，咱们这两位同伴的尸体，是什么人送回来的？”

那店小二急道：“地保查出是小店中的客官，因是外邦客人，又有一位出门未归，因而迫着——着小店搬回店内。”

华天虹道：“地点在哪里？可有目击搏斗之人？”

那店小二脑袋连摇，道：“地点在北门外离城门五六十丈处，没听说有人见到什么。”

华天虹想了一想，将银子塞在那店小二手内，拉着阿不都勒，大步行去。

二人出了客店，直奔北门。此时天色尚早，街上行人不多，二人行出不远，忽觉身后有人追赶，扭头一望，却是两个邋邋小孩，大的十四五岁，小的十岁不足，两人都是衣衫褴褛，蓬首垢面，似是城中的乞儿。

那年纪小的打着赤脚，年纪大的本来穿着一双拖鞋，这

时将拖鞋提在手内，两人埋头狂奔，那光脚板咯咯连响，追得十分起劲，只是华天虹和阿不都勒脚下太快，两人使出吃奶的力气，仍是愈掉愈远。

华天虹见是两个不会武功的乞儿，也未放在心上，须臾，行出北门，来至出事的现场。

地上留着两滩血迹，除此之外，毫无线索可寻。二人在四处搜索了一遍，也未找着都罕和铁摩泰的兵器。

阿不都勒啞然若丧，道：“华大哥，咱们怎么办？”

华天虹沉吟半晌，道：“咱们先查客店，瞧瞧最近几日可有僧人投宿？然后再闯寺院，不过，这也是大海捞针之法。”

忽见城门之下，探出两颗脑袋，瞄了一眼，疾快地缩了回去。

华天虹的目光何等锐利，眼角一瞥，看出是先前追蹶身后的两个乞儿，当下将手一招道：“两位小兄弟，请过来讲话。”

那两个乞儿奔出几步，愣了一愣，突然举手一挥，扭转回身，顺着城墙奔去。

华天虹眉头一皱，道：“咱们跟去瞧瞧。”举步行去。

阿不都勒急忙跟上，感然道：“这两个乞儿是什么路子？”

华天虹摇头道：“我也搞不清楚。”

阿不都勒道：“要不要追上前去，抓住二人问问？”

华天虹道：“我想那样不好，不如跟着他们，瞧他们将咱们领到哪里？”

那两个乞儿在前奔跑，华天虹和阿不都勒缓步相随，约莫行了半个时辰，来至一座古旧的废塔之下。

这废塔高有七层，矗立在荒野之上，因年深月久，塔身破败，随时有倒塌之虞，地方人士业已决定拆除，尚未动工，

却在四外围了木栅，钉着“行人勿近”的告示。

四人来至近处，草丛之内，突然响起击掌之声，那年纪较大的乞儿双掌连拍，与之呼应。

只见草丛之内，钻出一个七八岁的小黑炭，跑步迎了上来。

那年纪较大的乞儿道：“小五儿，有人来过没有？”

那小黑炭脑袋瓜子一摇，两只乌溜溜的眼珠一转，朝华天虹上下一瞄，突然大吃一惊，张口结舌，呆了起来。

那年纪较大的乞儿伸手朝华天虹一指，道：“这一位就是华大哥。”

那小五儿叫道：“哦！我一看就像。”

华天虹含笑道：“小兄弟，你独自一人在这里干嘛？”

小五儿举手一指塔顶，道：“那西域老头儿的尸首在塔上，我在这里把风。”

阿不都勒闻言，身子猛然一伸，旋风般地朝塔门奔去。

小五儿高声叫道：“喂！站着。”

阿不都勒哪里肯听，一掌击开塔门，冲进了塔内，华天虹耽心他遇险，身形一晃，闪电般地抢到了他的前面。

但听一声巨响，那塔门撞在壁上，霎时积尘飞扬，簌簌下落，四壁摇晃，大有倒塌之势。

华天虹暗暗心惊，阿不都勒却是浑然不觉，抬头望去，古塔的下面六层业已倒塌，只有最上一层的楼板尚在，离地太高，阿不都勒无法跃上。

那小五儿由门外探首进来，举手连招，道：“华大哥快出来，小心宝塔一垮，将你埋在里面啦！”

华天虹拉起阿不都勒，道：“兄弟先出来，为兄的到顶上